

儿时的剧团大院

如歌岁月 □王唯唯

我的童年时光是在剧团大院里度过的，大院里的生活和院外的社会有很多不同，承载我太多的童年记忆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大院有两家剧团——黄梅戏剧团和徽剧团。那时的剧团和现在的剧团不同。每天早晨六点，剧团办公楼前悬挂的大铜钟一敲响，沉寂了一夜的大院立马热闹起来，练功喊嗓子，乐队的演奏员吹、拉、弹，好一个热闹。

老话说，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其实，热闹背后的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徽剧团有一位年龄最小的杨姓演员。他的父亲是剧团的武功老师，母亲是家庭主妇，腿有残疾。他是独子，八九岁时，为了练功，母亲每天早晨一手拎个篮子，一手拿根木棍，领着他上菜场买菜。一路上，他就走在人行道上翻跟头，母亲则一瘸一拐地紧跟着，还不停地用木棍帮他抄后腿。就这样翻一段，走一段；再翻一段，再走一段，直到菜场。他和母亲买好菜返回时，还和来时一样，直到进了大院。

乐队的演奏员也是如此。有一位打大锣的周叔叔，每天左手悬空托着一块红砖，右手执锣锤，对着红砖中间用粉笔画的一

个圆点有节奏地击打，眼睛还要盯着镜子里红砖上的圆点，一练就一个小时。如果有五次没有击打到圆点，还要加时再练。

大院有一个小剧场，平时剧团排练没人去看，只有彩排，大院里的人才会跑去看。我在小剧场看了太多的戏，有古装戏和现代戏。戏看多了，我渐渐感受到戏曲文化的魅力，潜移默化中爱上了戏曲。小学期间，我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。每年“六一”儿童节，我和班上同学在学校的大礼堂唱歌、跳舞、拉二胡。有一年，还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“六一”文艺汇演，我和一位女同学表演了黄梅戏《打猪草》，获得第一名。小学四年级时，我还被选进市少年之家。在那里，我学习演儿童剧、说相声、打快板，这为后来考进一家文工团打下了基础。

大院里有篮球场。当时两个剧团都组建了篮球队。每到周末，两个团的篮球队相聚球场进行比赛。徽剧团都是年轻人，练武功出身，三步上篮无人可挡；弹跳又高，篮板球几乎由他们控制。黄梅戏剧团是老中青结合，除了远投不错，其它都不行，结果每场比赛都是输。两个队的演员相处得很好，为了友谊，后来比赛时，两



快乐时光 周文静/摄

个队除了两名主力不动外，其他三位队员两队互换，这样打起比赛来，看点多多，输赢也有了悬念。

球看多了，我们也学着拍球、投篮、运球，练三步上篮。除此，我们还玩出了花样。比如投篮，每个人站在罚球线上投篮，每人一次。投不进者，趴在地上，用头拱球，而投进者则两腿分开，站成一队，让球

从每个人的跨下滚过。后来觉着不过瘾，改成人和球，连滚带爬一同从跨下通过。

20世纪60年代末，我们全家离开了大院，但我从没有忘记它。这么多年来，无论是身处喧嚣的市井，还是宁静的乡村，我梦中大院里那坛艺术泉水一直汩汩流淌，在岁月中深处静静飘香。

老照片里的欢乐时光

七彩时光 □王莹

前两天打扫卫生，无意间摸到一本发黄的相册，里面都是我小时候与父母的合照。一个个笑脸、一段段过往，让我陷入了儿时的回忆中……

我满月时，吃得白白胖胖，母亲却又瘦又憔悴。我出生的时候胎位不正无法顺产，医生只能采用剖腹产手术，20世纪80年代的医疗水平不高，剖腹产手术属于试验阶段。母亲腹部留下了一条歪歪扭扭的伤疤，触目惊心！可她从未抱怨过。别人坐月子会发胖，而她却瘦了十多斤。在我满月合影时，她特意穿上大红棉袄，抱着沉甸甸的我。我在笑，母亲也在笑！

5岁起过生日，父亲都会送我三样东西：蛋糕、礼物和生日照。而且每年照片的内容都不同：在家里吹蜡烛，在外面玩雪，和小伙伴一起唱生日歌……父亲在用他的方式记录我的成长和快乐。虽然不记得哪年的生日蛋糕最好吃，但我一直记得每年的生日都是父母精心准备的。他们对我的爱从来没有变过，从来没有敷衍过，并且深深留存在我的记忆里，就像甘甜的美酒，醇厚而沉静。我捧着蛋糕眼睛笑成了月牙，父母看着我开心地笑！

8岁时，我一直想学钢琴，因家庭经济买不起昂贵的乐器。但是父母没有忽略过我的愿望，后来父亲出差专门买来“百灵牌”小提琴送给我并且报了班，直到考上

大学音乐系。十年的学琴生涯充满了汗水和泪水，父亲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骑车送我去学琴，酷暑耐奖励我吃雪糕自己却舍不得吃，上坡路他奋力地骑车而背后的衣服早已汗透，下雨天有积水的地方他背着我小心翼翼地趟过去……13岁，我捧着全省小提琴大赛一等奖证书开心地笑了，父母站在我身后也欣慰地笑着。

小时候，我的学习成绩很一般，经常拿着不及格的数学试卷给母亲签字；脑子反应慢不会拐弯，父亲讲解过三遍的题目我还是不会写……但父母从来没有抱怨过我。连学习成绩好的同学都羡慕，说我“有福气，摊上这么好的爸妈！”母亲常说：“不成才不打紧，一定要成人！”父母言传身教地教育我要善良宽厚、尊老爱幼、诚实守信、团结友爱……这些可贵的品质一直陪伴着我成长。我喜欢音乐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砥砺前行。18岁那年，我考入大学音乐系。放榜那天，我举着录取通知书，挥舞着手开心地笑着，父母站在我身后也开心地笑着，只是眼角泛着泪光。

合上相册时，泪水打湿了我的眼眶。我一直被父母的爱包裹着、呵护着，从未间断；我一直是幸福的、幸运的人；我一直是许多人羡慕的那个人。我要用行动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感激他们为我付出的一切！我要陪着父母慢慢变老，就如同他们牵着我渐渐长大！

最爱江淮小满天

况味人生 □朱绍学

“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阴幽草胜花时。”小满前后，江淮大地，被金灿灿的麦田和绿树青草晕染成梦幻般的童话世界。

在二十四节气中，小满是夏季中的第二个节气。每

年5月20日到22日之间，当太阳到达黄经60°时，即为小满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载：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此时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乳熟，虽已饱满，但还未成熟，故谓之“小满”。

传说小满为蚕神诞辰日。江淮地区农村多栽桑养蚕，这时节，蚕茧结成，正待采摘缂丝。故江淮地区有“小满动三车”的习俗，三车即为水车、牛车和丝车。小满作为一个节气，是古老的中华文明；作为一个词汇，则不失为一种哲学智慧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道，“满”的意思是“盈溢”，是一种丰盈到能够溢出来的状态。小满这个节气的名字，在“满”字前加了一个“小”字。有小则有大，可二十四节气中没有“大满”，这里大有玄机。小满，是小小的满，是留有剩余的满。它告诉人们：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！做人还是要谦逊一些。虽则小满，但还未到收获的时候，只有低下头来，才能更加饱满，日臻成熟。小得盈满，是一种智慧，也是人生的“小确幸”。得到一点小小的收获，有可以把握住的東西，就应懂得满足。正如洪应明所说：“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醉。履盈满者，宜思之。”

被称为“千古第一完人”的曾国藩，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“小满”。他写给弟弟的家书中说，平日最好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七字。连他的书房，都取名为“求缺斋”。“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。”中国古人信奉中庸之道，过满，容易招致损失；不满，则空留遗憾。因此，小满，则成了最优的境界。就像村上春树所言：“寻找微小而又确切的幸福与满足。”

愿我们在出征梦想的路上，也能留心那些流淌在生活里的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美好，寻觅自己的小美满。花开半夏，闲听雨落，人生小满足矣。

总有人擦亮星空

心香一瓣

胡军

这世界星河滚烫，因为总有人擦亮星空。

前些日子，在网上看到一张老照片：他着一袭长衫站在绞刑架前，面容平和，凛然大义，尽显国士雄风——他就是李大钊。1916年7月，从日本归国的李大钊出任《晨钟报》编辑部主任，表示要“高撞自由之钟”激励青年，惊醒“睡狮”中华。1917年，听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，他兴奋地写道：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！”1919年6月，与其志同道合的陈独秀因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传单被捕，后由安徽同乡作保出狱。1920年2月中旬的一天，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，李大钊化装成赶车的车夫，秘密护送陈独秀南下。数天里，在这辆骡车上，李大钊、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，缔造了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。革命年代里，有那么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擦亮了中国的星空。

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也有那么些人将青春芳华奉献给了一座座山，一条条河，一个个油田，一间间工厂。

曾看过纪实作家春桃的作品《失忆的龙河口》，文中“刘胡兰连”连长、“五大英雄”之首的许芳华形象让我震撼。许芳华1939年出生在舒城县干河镇瑜城村的一个贫民家庭。1958年3月，19岁的许芳华结婚才3天就来到龙河口水库建设工地。1959年，春汛异常迅猛，当大坝升到50米高程时，山洪将大坝撕开了一条20米的大口子，形势万分危急。许芳华领着“刘胡兰连”的姐妹们手挽着手，在急流中筑起了三道人墙。大坝合龙时，肆虐的洪水把许芳华冲出十多米远，幸好抱住一块石头才免于遇难。水库建设时期，许芳华和队友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，硬是垒起了一座世界水利奇迹的“粘土心墙土壳大坝”。龙河口的水灌溉出层层稻浪，下游乡民露出甜美的欢笑。当我们欣赏着龙河口水库（今万佛湖）的粼粼碧波时，又怎能忘记擦亮建设时代星空的先辈们？

而今，80后，90后，00后，也都在用自己的青春书写时代的答卷。

东燕是我的堂妹，小时候常来我家玩。后来，东燕的父亲在县城创办了仁和老年公寓，东燕便去帮忙。2019年，我们学校组织去老年公寓开展“根植爱心树，亲近夕阳红”活动，接待我们的正是东燕。她剪了短发，衣着朴素，看起来比同龄人成熟干练不少。“听说哥来老年公寓，我特地来接待你们。我平时在百神庙，很少回来。”原来东燕受父亲影响，2018年，她攻克艰难，在老家百神庙镇建成了舒城县第一座护理院——厚德护理院。

现今，护理院从100多张床位发展到260张，累计收住374位失能老人。东燕和小伙伴用青春为亟需关爱的老人擦亮了星空！

这样的感人故事每天都在上演。在日前参加建团百年主题团日活动，金寨县希望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周玉梅分享的故事让我动容。

周玉梅是金寨县花石乡人，希望工程早期受益者。18岁那年，周玉梅赴上海打工，经过一路打拼，她从普通职员做到了企业高管，还获得“上海市优秀青年标兵”和“农民先进个人”等荣誉。2015年4月，共青团金寨县委筹备成立安徽首家希望公益服务中心——金寨县希望公益服务中心，邀请周玉梅担任理事长。“我是希望工程资助的学生，能有今天，离不开希望工程。我要尽一份力量，把这项爱心事业传承好。”周玉梅毅然返乡开启了新征程。六年来，公益服务中心募集爱心物资及爱心款近亿元，组织并开展公益捐赠活动数百次，资助贫困学生近7000人。周玉梅用她的回眸与守望擦亮了渴望读书孩童们的星空。

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人间琳琅，每一片星空都值得深情凝望。愿我们携手擦亮时代的星空，让盛世光华永远闪亮！



与时间赛跑 李肖容/提供

小曼夫妇

夫唱妇随

舒敬东

小曼是妻子的闺蜜，住在对面四楼。平日里，她难得上楼，整天就在家洗洗刷刷，料理家务。但也没什么好忙的，女儿在外读书，男人虽忙，每天起早去市场买菜回来，再去工地。我曾笑话她男人将女人当女儿养。

今早上，我又见小曼将一只拴好细绳的小竹篮慢慢地从阳台窗口放下来，降至地面时，楼下一汉子伸手接住，转身从身后的电瓶车上拎出几条鱼放进去，然后仰着脸嚷道：这鱼是刚出水的。说完，两手轻轻往上一送。小曼便喜滋滋地将竹篮提了上去。

小曼男人好交朋友，时不时就有人送条鱼或送几个瓜果蔬菜过来。她男人不在家，朋友来了也不上楼去，就在楼下喊“小曼小曼”。次数一多，这样的画面就成了我们小区一景。

她男人休日回到家，就想看到人，加之外面疫情尚未彻底结束，就劝小曼别再出去打工了。之前，小曼在上海做家政，一年回来不了几次。这次男人这么一说，小曼果真不出去了。其实，腰腿痛才是主要原因。

这男人一进门，看到女人，便絮絮叨叨地将这一整天的大事小事，全都兜出来，说与女人听。嘴动的同时，手脚也不闲着，围裙一系，炖肉、烧鱼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

闲聊时，小曼时常对我妻子说：这些硬菜她也能做，只是没海做得地道。

海，就是她家男人。一个彪形汉子，心却很女人；小曼呢，长得小鸟依人，却不失个性，为人处世亦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，不打牌、不串门，也不热衷广场舞，有兴就跳一跳，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。做家政时，东家书房里有满墙的书，她很羡慕，却不敢动。现在好了，宅在家里没什么事，就隔三岔五地到图书馆借书看。

海不看书，海说家里有书就行了。闲下来，小曼就翻看茶几上的小说。中饭，男人在工地解决，她便一个人坐下来，面对海天晚上做好的“荤腥”，细嚼慢咽，享受生活。

晚上，快到妻子和她散步的点时，小曼不时会发来微信语音：今晚陪海出去吃饭，走不了。她家海喜欢喝两杯，一个月总要小小地聚一下。让我和妻子不解的是，海喝两杯总喜欢将婆娘带去。小曼呢，也不拒绝。上个周末，海请我们在小区“夫妻店”小酌。席间，小曼也在。酒一酣，小年轻话就多了，舌头也跟着打转：“谁不知道小曼阿姨长得漂亮？叔每次出去吃饭，都要将小曼阿姨带去。今后，我若能娶个像小曼阿姨一样漂亮的老婆，就好了。”

小曼坐在一旁，听了，不喜也不嗔，依旧是静静地吃。

小曼回头对我妻子说，吃一顿饭，要听他们闲扯一两个小时。但她懂得男人的心理——要面子，更懂得男人工作辛苦，适度喝点小酒也是一种调养，就顺了海的性子，坐陪到底；同时也是一种监督，不让男人多喝。

可海还是有遗憾，那便是他女儿。女儿长得酷像他，连那个手指上有螺都一模一样，却不愿与他多交流，还动不动就说恨自己长得像爸爸，不像妈妈。

小曼呢，儿女心没她家男人重，可女儿却喜欢缠着她，隔三岔五的，总与她视频一番。海的苦恼便在于，能掌控工地上的几十号兄弟，却搞不定自家的女儿。

女儿嫌他话太多，是个话痨。

家春秋

职工 韦开龙中国书协会员